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
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并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
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
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
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
有爲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
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
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星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為在南之星此列含東西南北之所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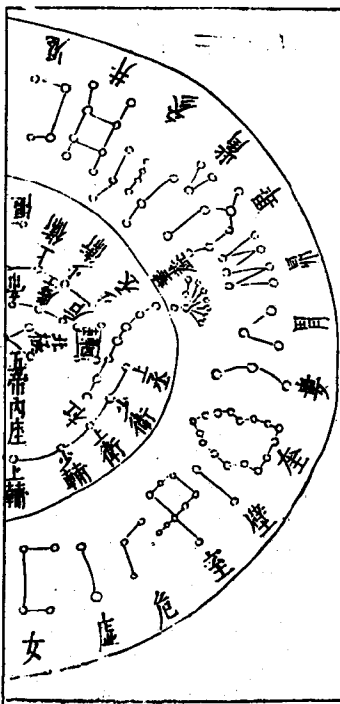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內為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也

黃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適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適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今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焯始明。八十二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

三垣二十八宿圖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千八百三十三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鉤，南非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曰
曰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鈞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忝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識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闐闐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闕天牀于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揜天楮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圖、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屬
敵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獨、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官建都而炳燭、紫官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而自東、睹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璀璨、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攜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名茲漢歌、况舟亢也、飛獨帝度、周鼎繁

補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夾虞、列騎官而衛關、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覲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矚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餼于鳳闕、積卒穆于龍驤、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成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人編美身 卷九十五
賁索之爲狀實幽囚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闢之
祠棟爲簸揚之物杵資春白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盼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燎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衛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汎疎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逆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或形而天市適若眺北宮之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輪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遠引盼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固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俟呂覘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維瑜佩瓊而祛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荆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摘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旣編架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警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符
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白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并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閭寂以幽闕、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賚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懸建張、命之納、瞻廣府

壁諒有術之封畿布離官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
震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管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蛻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超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派北方七宿睹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圍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因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缺鉞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寒策載鞭而電瀉闕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下循胃婁及昴畢直趙地之郊衝昴髦頭而肅引畢
車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護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護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誚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雷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晝
守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宜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覆以祈歆天圓曲
列兮儲芳天苑圓開兮畜禽芻藁遵納結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築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濠何五帝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涉以淪連，咸池浮津以渺漫，關岷峨之列壤，踰崑崙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沐袞旅而獲寧，參旂憚于邊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圃，亦有天屏，緇黃效靈，西房于七宿于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浮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位瀉流而迅奔，天鑄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繳，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醜鸞耐之方，積薪貯牲庖之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關丘據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孤屬矢以亘天。老
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抉尊而渺邈，孫
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
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噤，奉繡裳而賜
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鶴列
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
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謀寇，實防邊
而有俟。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厨調
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
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旣表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蔭于韓貊、器府總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閭、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鶚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之闢闢、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備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請者通賓、卽將立戟于丹陛、卽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警嚴衛于常陳、仍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篙、合乘津

而泛瓢分標杵而浮閭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迴

薄天漢維木宿之含精羗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爲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鷲愆期前期舛契奮捨培而示懲峙

垣護而表戾星歲粵若焚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奢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君惟覺發合與憂并浮天

慘而聳劔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焚伊土位之滯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爲休

慶視所居爲禎吉、廣邦微而斯備、點斬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填星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動、苟恩微之不測、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彗以橫氛、六賊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白諒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爲用罰之淵模、爲出師之合軌、察
出劔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淫刑而縱愆則委宗而滾矢自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辰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祿輟斯兮爲人主之明銳齊藹兮實真厖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躔似發亦有權降軒而繞甯景瑞
堯而麗月雖聆響之難尋信其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燿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繼耿識曹公之潛迹季郤流日知漢使之幽蹤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照

如雨而周替。豈長竟天而秦滅。地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圍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輿。或者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譽、忝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扎附耳
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扉而絕駟、豈臨淵而羨
魚、望天門而屏黜、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二
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
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後大星絕漢抵營室
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
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
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
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
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
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
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搶
握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三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特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
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乘兼之所
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狐吳楚之強
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
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
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
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氐諸衣旃裘
到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以秦音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俗教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榮惑爲幸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榮惑所在諸侯更疆峙藩眞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乘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曆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
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亡災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彗
招搖此其牽牽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
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
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
星法唯獨災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
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
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
缺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
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
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
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
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二光之占亟用日月
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
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
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恆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食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無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遠一千里星金行于世其清如泉

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爲體瀆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曰太
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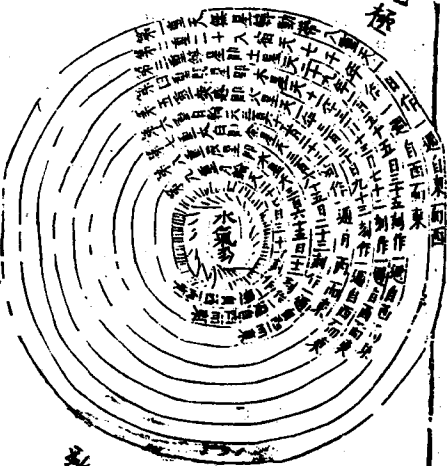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子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
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
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禱事室以農畢而
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
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牲以供祀事自
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曹儲藏五穀之
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
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
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
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園制城畫塾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厨。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承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卽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九重天圖

北極



八編頭卷

天類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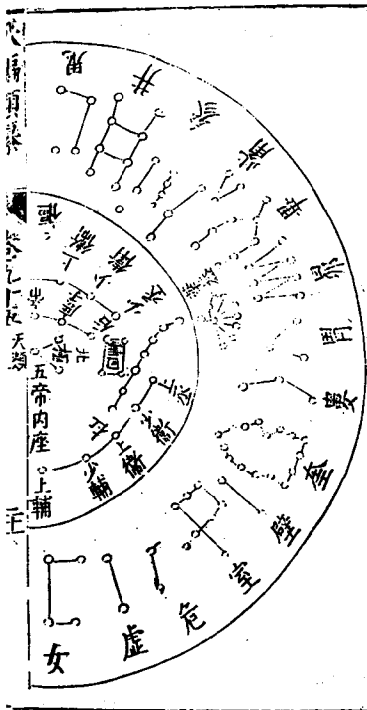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白初聞之莫識其指
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
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
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
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
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
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
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窒塞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太白，次辰星，次月，出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觀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釋之與九辨圖義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爲至近也是月以低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過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以九層豎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筭要皆高下層疊不同故也是故合前所聞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爲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之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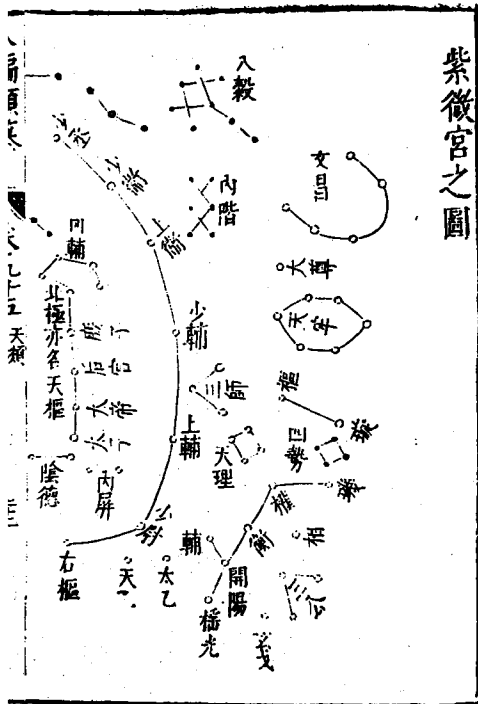
三垣二十八宿總圖



系與多
圖
卷
三



紫微宮之圖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
之北辰

史記中宮天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
精爲神垣又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舍
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
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
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
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隋至北極爲天柱，穀二十八宿爲天輳，輳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礎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真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躋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缺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螭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
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
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
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
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張衡
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上之無定位、而金、木、火、水、雜以成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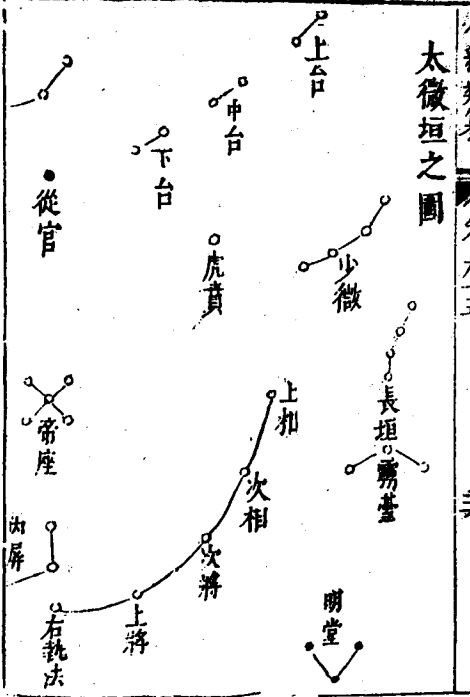
太微垣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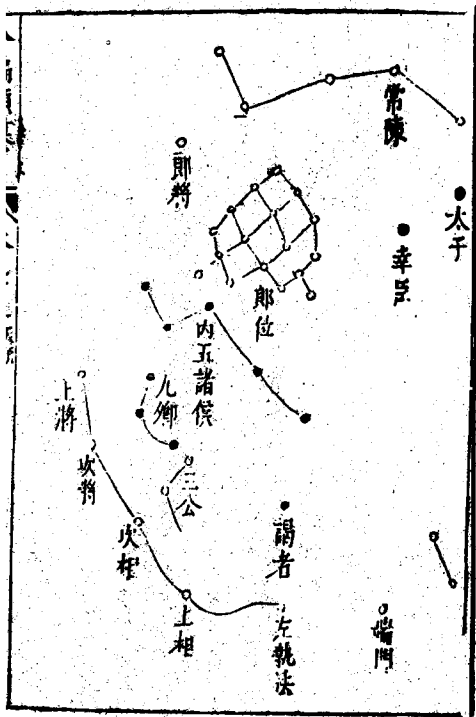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沿、一曰天庭、一曰保合、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九卿也、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南第一星爲上將北間爲陽西門門北一星爲次將北門爲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西門門北端一星爲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星爲上相北間爲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東門門北端一星爲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爲右執法東西爲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右執法西間爲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爲左掖門右執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也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矣則輔臣乖
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
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太微垣之圖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軒轅爲權大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
止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
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
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
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
成刑罰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
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
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
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
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
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濁則君
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
子勤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
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
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
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
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
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
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願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太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叟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日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竝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室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司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社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邊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德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爲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孽孛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非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配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日天府一日長城
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衆一日天旗庭天子之旗
幟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
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
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
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
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
光色異常即爲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
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市中星少皆爲歲虛。五穀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則市吏弱，商人多利。郝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日。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之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六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班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炭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
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
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
七度亢四星
十度氏三星
十五度房四星
五度心三星
五度尾九星
十五度箕四星
十五度

北方玄武七宿

斗二星 牛六星 女四星 虛二星 危三星 室二星 壁二星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西方白虎七宿

奎六星 婁三星 胃三星 昂七星 畢八星 觜三星 參十一星
五度 五度 五度 五度 五度 五度 五度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星 鬼五星 柳八星 星七星 張六星 翼十一星 軫十一星
三度 三度 三度 三度 三度 三度 三度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爲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二度要亦以日纏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爲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爲度半或減爲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况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纏不相富故其度不得

不濶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爲度，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爲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

赤道黃道星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九度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	斗	赤五度 黃三度
牛	赤七度 黃七度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二度	虛	赤九度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七度半

婁

赤十一度
黃十三度半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大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

張

赤十八度
黃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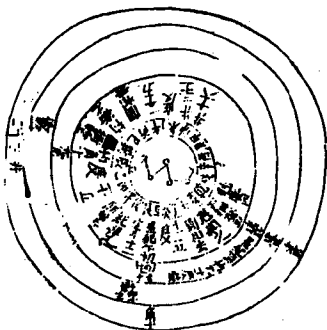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太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爲之增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爲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能增損之也雖然赤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中故爲天度日行黃道故爲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斗綱所指月建總圖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爲實有黃赤九道繆矣赤黃二道無



內一二十四氣

次二綱部本始

次三杓携龍角

次四術殺南斗

次五魁忱參首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
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
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
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
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卽可知矣
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
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
旦魁指寅他月倣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
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十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
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日，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於此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令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總叙

冬至日繩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近南極也。立夏至立秋黃道橫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衆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爲晝，入則爲夜也。大方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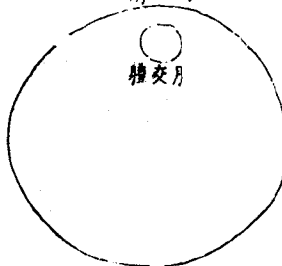
明觀朔望

屠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鬼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日月晦朔構精圖

朔 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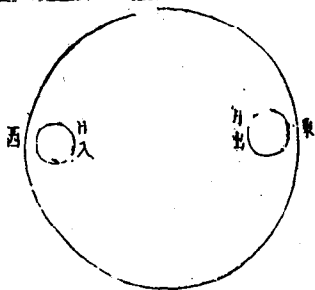
每月初日月已會
明月光復緣而為朔



每月三十日月方會
明月光都盡而為晦

日月相望構精圖

日入月出東西相望



夜半日月上下相望

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
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于於此得其構
精之象焉卽其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卽所謂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
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
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旣合則將復蘇爲
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朔之會也或度數有
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
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食者其常也陰
施陽受一盈一虛綱緼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交有遠近，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苟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爲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卽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況曰同宮而度，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

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復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以爲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必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
蓋以日道爲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
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
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
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
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
入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
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
立爲冬哉特朔交爲初望交爲中交皆視陰陽曆
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爲定法則雖二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俱不甚
差否則望或在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爲一日者非
真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
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
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
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
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
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
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證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論日食不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止十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
正當氣際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
星象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
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
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
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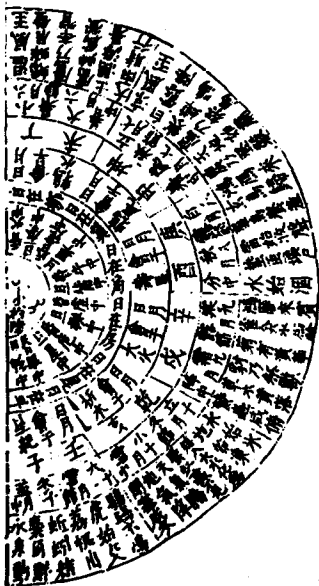
日食說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
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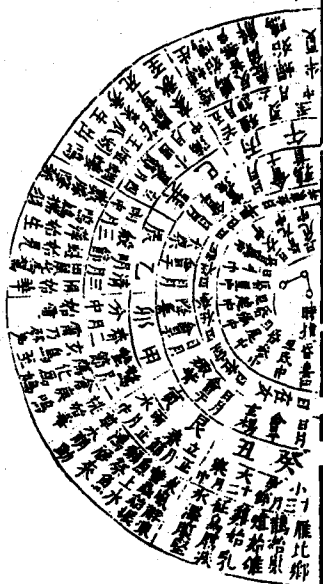
日 月 交 會 時

德則日不食非矣



八 彩 奕 奕 乃 一 九 九 二 二

節氣候總圖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大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

秦始皇時有大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亡後果因漢楚與兵相距籍秦遂以亡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下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
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

五星合聚論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
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
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
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
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
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卽帝位以明歲
星崇義東井爲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大元十九年十月大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爲亂饑爲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舉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大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

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大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首作

三星合彙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爲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戰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
趙城懷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爲土膠
西中山楚濟北爲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爲江都七
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
大星星盡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
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
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止遂
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頡大逆不道牂牁

太子立捕殺頌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年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揚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爲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
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
逆行至昴卽南乃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後三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
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斃遂敗之

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
謀爲兵憂婺女粵也又爲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
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
於斗占曰爲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
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爲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主亾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十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觚觶，爲白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占曰：傷城於鉞木，爲諸侯將行誅於諸侯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去一寸占曰爲鏐爲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井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爍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爲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晳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

右行之說

黃池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火也，所以圖解云：動靜所乘之機也。譬如

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

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鰲

鍊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

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

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

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

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

有是理耶俾彼雲漢昭回于天

俾彼雲漢昭回於天
王曰於平何率今之

人詩之論天河是也蓋折木形如匹鍊在箕斗之間

故絕漢曰天潢抵良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

博物志所云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彼君平

雖善卜吾不知所卜何理哉三五而闕記之論月然

也蓋月形如冰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

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云此蟾

蜍齊東野人之語也彼有黃雖善筮吾不知所筮何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
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
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况夫金枝玉
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
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凝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
霏紛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紛益之以霰霏旣優旣湜天地陰陽溫則爲雨
寒則爲雪周天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
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此歸處謝靈運之咏柳絮

八編類集 卷九
近矣若夫銅馳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
也是何足與辨真偽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
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
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
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
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
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興
因拘古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請更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倣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惟霍融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實爲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焯則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軌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略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或沈。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或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漢夏賀良則有百二十刻之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數之不同者也。在天

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

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水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水水潰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造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本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存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卽減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執把持之執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衡論辨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闢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亾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永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爲體也。必

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
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疑結而成金乎？且
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瀕沙渚之中，則謂
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
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
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
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
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斂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
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
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

主潤火主燥木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溥語其氣也水
爲潤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
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
二月靡艸死三月而麩麥黃不可以爲木專主春而
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菘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
金專主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
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主冬而夏之水不徒旺也隆
冬之時非氣皆溫田間野馬絀縵如故不可以爲火
專主夏而冬之火至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
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爲強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歲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鑛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

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旣自以爲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既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旣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

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閔位，比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爲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爲閔，歷觀詩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剋，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硜硜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非也。後儒又以此爲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上古曆元圖

年之始	甲子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時					
月之始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時						
日之始	甲子時								
時之始									
	五星運珠	二雅合璧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以八十一爲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背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魯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
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
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
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
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
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
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
爲後愈差舛

歷代曆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

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大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一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爲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筭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止齊

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
張賓陳代謝之謬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
者悅喜諛耳不爲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其精輒
爲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元所容下
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
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
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
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
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
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

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爲皇極曆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爲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所非需臺校薄而當否如次大衍曆雖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作

蔡邕議邕等議光晃之罪

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疏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遍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

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
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得而限累日
爲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弦望晦
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嘗言當順
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
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
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
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
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
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周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

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爲定筭也明矣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
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
部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
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
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
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
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
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
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

作曆者宜
觀此亦不
容不俱此

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久而
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
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
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
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
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
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
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
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
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給新吳集
六星對議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

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事之多殊
孔出之多
則也此類

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
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
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
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
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
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
蹉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
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
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
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
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
不。可。考。緣。如。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
通。筭。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審
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自。已。是。多。了。他。如
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
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
得。個。頭。勢。大。敷。演。得。濶。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
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千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

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
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
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
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
事也旣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
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
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
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
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
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焉日中而出口

日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
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
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
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張中書
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
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
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
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
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
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

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日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

之且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
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
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
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
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
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
年有餘似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晝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抄一朔虛四十一晝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朞胸祇在一晝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日有九道故勿觀者遠

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分分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疆離朧朧皆不合原筭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屬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二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

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卽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爲至密。籌策爲甚精。毫釐絲忽爲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后必差。况執有爲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不差。其可得乎。盍以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千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池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曆法總論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
本心孚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
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
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卽少昊之所命也
春夏秋冬卽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
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
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皆曆以至元辛巳

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舍自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去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小
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
可測知天之度惟有幾衡一事夫幾衡卽今之渾儀
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
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
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
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
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
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
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

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士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齋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